

写 作 纵 横 谈

電 子 工 業 出 版 社

写作纵横谈

李武魁 著

電子工業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作者在国内发表的作品为例，具体讲解在小说、散文、通讯、报告文学、电视剧本等领域，如何捕捉选题，挖掘素材，如何表述主题，使其成为一完美文学作品。本书别出独径，将技巧与作品相对照，针对性强，文字简洁、明快，对学习写作的人是一本实用的引导书。

写 作 纵 横 谈

李武魁 著

责任编辑：慈畴

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北京海淀区万寿路）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妙峰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 6.25 字数： 140 千字

1988年4月第一版 198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4500册 定价：1.45元

统一书号：ISBN 7-5053-0210-8/Z38

序

李武魁同志，是个很有毅力的业余作家。

五十年代我认识他时，他还是个年轻人，每天完成本职工作后，就把全部时间用在写作上。打倒“四人帮”后，我碰见他，他已头发斑白，作了职业记者，仍在搞业余写作。算起来，几十年的业余写作给他带来许多麻烦，但他仍以“九死而不悔”的精神始终坚持。

他是个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笔杆子。所以他写的《写作纵横谈》，就更有实用价值。尤其对青年业余习作者来说，更有直接的借鉴作用。为此，我欢迎这本书的出版，并愿向年轻人介绍它。

邓友梅

1987.12.6

目 录

通讯和报告文学的采写

1. 努力出“新”

——《龙须沟人的今天》采写体会

（附一等奖通讯《龙须沟人的今天》）…………… 3

2. 抓矛盾，写灵魂

——怎样采写的《千家事儿挂心头》？

（附人物通讯《千家事儿挂心头》）…………… 12

3. 要挖掘生动的情节

——采访《“及时雨”大学》的体会

（附事件通讯《“及时雨”大学》）…………… 20

4. 要多用眼睛看

——《袁晓圆恢复中国籍以后》的采写经过

（附访问记《袁晓圆恢复中国籍以后》）…………… 27

5. 如何把通讯写活

——兼谈《企业的“精神领袖”》的采写

（附人物通讯《企业的“精神领袖”》）…………… 37

6. 广播稿的写作特点

——兼谈《“牡丹”花开》的采写

（附特写《“牡丹”花开》）…………… 43

7. 通讯与报告文学有哪些区别

——从通讯《小厂起飞的秘密》到报告文学《“黑旋风”+“智多星”》

（附通讯和报告文学原文）…………… 52

8. 点面结合，点写细

——采写报告文学《路》的体会

(附报告文学《路》) 62

小说和电视剧本的创作

9. 从采写通讯到创作小说

——通讯《洗石子不再往身上溅水了》如何变成小说《琴声》

(附通讯和小说原文) 71

10. 电视文学剧本的特点

——小说《钢兄铁弟》怎样改编成电视剧本《金柱和银柱》

(附小说和电视剧本原作) 83

11. 新闻采写与文学创作

——通讯员、记者搞创作的优势、局限，又如何扬长避短

(附短篇小说《检验新篇》和《痴恋》) 12

选题、语言、修改

12. 采访前，掂三掂

——“新闻眼”的奥妙在哪儿？

(附叙事散文《农村小楼》) 135

13. 灵魂和眼睛

——谈谈文章的主题和标题

(附：小小说《谁拆谁的台？》、《金师傅》；人物专访《鲜花绿树绣京城》；散文《不随黄叶舞秋风》) 139

14. 经常搜集，勤于实践

——怎样学习和运用语言

(附报告文学《雪松安家记》) 157

15. 文章是“磨”出来的

——报告文学《背水之战》的修改

(附报告文学《背水之战》) 163

评中小学学生优秀作文

16. 再现了心湖的风暴

——评《放大镜，你在哪里？》

(附小学生优秀作文《放大镜，你在哪里?》)	175
17.把景物写活了	
——评《妈妈的故乡》	
(附中学生优秀作文《妈妈的故乡》)	179
回忆写作路，感谢浇花人	
——代后记	185

通讯和报告文学的采写

1. 努力出“新”

——《龙须沟人的今天》采写体会

在工人日报举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征文”中，编辑部邀我撰稿。我写了篇通讯《龙须沟人的今天》，被评上了头奖第一名。这篇作品为什么能中头奖呢？我初步总结了一下，主要是在“新”字上下了些功夫。

线索新——吸引读者

谁写文章，都愿意读者爱看。内容再好，人家不读，也等于零。

五十年代初，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曾以北京天桥的一条臭沟沿上的穷人为素材，编了个话剧《龙须沟》，多次上演，激动人心，几乎无人不知。如果我写一篇文章，反映一下《龙须沟》话剧里的几个模特儿的近况，说明龙须沟人的今天，不就能抓住读者了吗？正是出于这么个想法，我的文章题目就叫《龙须沟人的今天》，并把这条新“线索”贯穿在全文之中。

文章的第一个自然段，一开头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朋友，您看过著名作家老舍编的话剧《龙须沟》吗？剧中那些挣扎在臭沟沿上的穷苦人们，今天生活得怎么样呢？”连用两个问号，牵住读者的心。接着写道：“在国庆三十五周年

即将来临之际，我走访了话剧《龙须沟》中的‘小妞’的模特儿——季敏及当年挑担子卖小金鱼的牟庆增等‘龙须沟人’。”季敏他们究竟怎么样呢？读者很想看下去。

如果只在前面“露个头”，后面就断了“龙须沟”这条“线”，那也乏味。为了抓住读者，在文章中，这条“线”又两次出现：

头一次出现，是老舍采访季敏：“有一天，刚下过雨，季敏正在院里往外舀着没膝深的臭水，老舍来了。老舍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小春。老舍说：‘瞧你活蹦乱跳的，干脆叫小妞吧？’老舍又找她疯疯癫癫的舅舅啦家常。后来，老舍编写《龙须沟》时，季敏就成了‘小妞’的模特儿，她舅舅成了‘程疯子’的模特儿。”

第二次出现，是老舍采访牟庆增：老舍编《龙须沟》这出戏时，曾采访过他三次，还让他吆喝怎么卖小金鱼呢！名作家深入生活的这些轶文趣事，那位读者不愿看呢！

在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我的采访结束了。短短几天里，我看到了龙须沟人今天的笑颜，还听到了他们感激党，感激社会主义祖国的强烈心声！”首尾呼应，升华了主题。

内容新——说服读者

文章如只在形式上抓读者，而没有“货真价实”的内容，读者受不到什么启发，那决不是好文章。

内容要“货真价实”，没有什么窍门儿，就得不怕吃苦，深入调查。在掌握了大量的素材基础上，通过精心筛选，才能找出新东西。

最早发现“线索”，是在酷暑的一个星期天，逛龙潭湖

公园的时候。我刚登上湖心岛，忽然传来唱京戏的声音。我冲着唱声找去，只见有两位老人，一位拉着二胡，另一位正唱《借东风》。等他们唱完，我们就聊起来，原来他俩都是龙须沟人：一位是退休瓦匠，另一位是退休三轮车工人。如今都住进楼房，欢度晚年。我心里“咯登”一声：他们在旧社会饱尝辛酸之苦，如今找湖心岛上的树荫凉一拉一唱，真是快乐。能不能以他们做为采访“对象”，写篇文章呢？有了这个想法，我才应下了工人日报之邀。

在写作的过程中，又感到这二位老人并非典型：写龙须沟变化的文章，已经很多，如果仍以物质生活变化的对比忆苦思甜，谁还爱读！要想“后来者居上”，就必须跳出“老套套”，在精神生活变化上作文章。因此，只得另寻采访“对象”。

我到当地居委会找老太太聊天，又翻阅“资料室”的剪报，才找到了“小姐”的模特儿——季敏。我到她的工作单位去找她，可是她早已退休了。我到了季敏的家里，通过深入采访，真的挖掘出了“宝贝”——她的弟弟，已经跃上艺术领域，能画《百马图》了。

这是个理想的“典型”，季敏的弟弟在旧社会，“长到五岁了，还不能走路，不会说囫圇话，饿得扒着窗户喊：‘窝头！窝头！’妈妈只得把当干粮的窝头，掰下半拉塞到他手里，含泪去上工。”就是他，在新社会成了才：“他抱来一个大纸卷，放在地上轻轻打开。嗨！原来是巨幅的工笔画《百马图》。我投目望去，在山水花草的衬映下，画上的马儿千姿百态，栩栩如生。……有位美术界的老前辈，看了他的这幅作品后，已收下他当学生了。”

从季敏嘴里，我又知道牟庆增的线索。我赶到北京市花

木公司，党委书记介绍说：“牟庆增是崇文区的政协委员，徒弟一大群，可称‘桃李遍天下’，连金鱼厂的厂长，也是他带出的徒弟。”这又是一个“典型”：他在政治上是“政协委员”，参与协商国家大事；又‘桃李遍天下’，贡献非小——能反映出龙须沟人在八十年代的精神风貌。

“金鱼世家”的牟庆增，在旧社会，世代受欺压；他的上辈人，“每年腊月二十三‘祭灶’之后，都得往宫里进贡一千条金鱼，不但不给分文，还得搭上十两银子。”因为“进贡的金鱼，有人验收，万一挑出一条不合格的，打个‘欺君之罪’，就得遭殃。这十两银子，是贿赂管验收的。”

牟庆增“从十四岁起，就挑担子走街串巷卖小金鱼。那时候吆喝一天，也挣不了两斤杂合面钱。碰上地痞、流氓、国民党的伤兵，抓了金鱼，你若要钱，就打你个鼻青脸肿，连鱼挑子也给砸了。”

由于博采精选，找出了两个新的典型人和一些典型细节，以此反映了龙须沟人的今天，就不同于一般了。

写法新——感染读者

为了能够写得生动、逼真、感人，我没有用一般通讯报道的写法，而采用了“访问记”的形式。这样，可以让读者随着我的采访，逐渐地认识新人新事，并感到亲切。

再者，我努力写得细致一些，让读者有如临其境、如见其人之感。过去的龙须沟人是怎样生活？“季敏家住牟家井五十四号，那是个大杂院，在东倒西歪的破房里，住着三十六户穷人家。”“大杂院往南一尺远，就是龙须沟。”“破房不挡雨，下雨到处漏。季敏和弟弟无处可躲，就钻进破箱子里。”当时流传着歌谣：“提起龙须沟，穷人心发愁：只

要下大雨，臭水满街流。”人们梦寐以求的是：“沟不臭，水又清，国泰民安享太平。”

人们的梦想，如今已化现实：“地下的污水管道代替了明沟，上面修起了柏油马路。”“当年的臭沟沿，今已盖起了六十多栋楼。”季敏家里：“房子刷得雪白，家具闪闪发亮，有双人床、三开门大立柜、八仙桌、写字台、酒柜、沙发、落地灯、洗衣机。还有立体声两用收录机和十六英寸的电视机”。靠这样的细写，用实事说话，即便不讲今昔变化，读者也一目了然了。

人物又如何能有立体感，写得活灵活现呢？就拿牟庆增说吧。写他“虽已年过花甲，满头霜发，但腰板硬朗，脸色红里透紫，跟我握手时，还挺有劲呢。”他“这一辈子喜爱金鱼，连做梦都在跟金鱼说话。”“他坐在沙发上，望着满屋的漂亮家具和‘现代化’玩艺，激动得白胡茬直颤。他说：‘想想过去，再看看现在，真是地狱换了天堂呀！’这样从看、听、感三个角度写人，不就使所描写的对象具有立体感了吗？

附：龙须沟人的今天

朋友，您看过著名作家老舍编的话剧《龙须沟》吗？剧中那些挣扎在臭沟沿上的穷苦人们，今天生活得怎么样呢？在国庆三十五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走访了话剧《龙须沟》中的“小妞儿”的模特儿——季敏及当年挑担子卖小金鱼的牟庆增等“龙须沟人”。

季敏曾是北京市西长安街特艺三厂的仓库保管员，现已退休在家欢度晚年。这天上午，我来到她的家——一个静悄悄

的四合院里，适逢季敏上街买菜刚刚回来。她中等身材，穿着青裙、素花衫、半高跟凉鞋，虽已年过半百，但头发中几乎不见银丝，一双大眼睛仍然明亮有神。她手里提的篮子里盛着鲜肉、鸡蛋、豆角等，足见日子过得挺舒畅。我刚说明来意，她就热情地招呼：“快请屋里坐吧！”

这是没打隔断墙的两大间房，粉刷得雪白。家具是黑漆的，有双人床、三开门大立柜、八仙桌、写字台和酒柜，还有沙发、茶几、落地灯、洗衣机、立体声收录两用机和十六英寸电视机。季敏捧给我一杯兑上桔汁的冷饮，又为我打开摇头大电扇。电扇的清风，吹得南墙上挂的一幅国画微微抖动，画上的山水花草似乎活了。我问：“这幅画是谁画的？”“我三儿子画的。他在一家国营工厂当团支部书记，喜欢美术。局里办的画展里还有他的画呢！”季敏喜滋滋地说道。

正在这时，季敏的弟弟进来了。他抱来一个大纸卷，放在地上轻轻打开，嗨！原来是巨幅的工笔画《百马图》。我投目望去，在山水花草的衬托下，画上的马儿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原来，他也酷爱美术。据他说，有位美术界的老前辈看了他的这幅作品后，已收下他当学生了。

季敏在一旁一直高兴地笑着。但当我问起解放前她一家的生活时，她很快收敛起笑容，眼角迸出了泪花。

解放前，季敏家住车家井五十四号，那是个大杂院，在东倒西歪的破房里，住着三十六户穷人家：拉洋车的，敲蹦蹦鼓的，变戏法的，唱小戏的，打短工的，卖小金鱼的……。大杂院往南一尺远，就是龙须沟。沟里的臭水，黑里带紫，里面有大小便、死猫、烂狗，还有扔死的死孩子。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提起龙须沟，穷人心发愁：只要下大雨，臭水满街流。”破房不挡雨，下雨屋里漏，季敏和弟妹无处可

躲，就钻进破箱子里。那时，季敏妈在丹凤火柴厂打短工，中午就带上个混合面窝头当干粮。季敏的弟弟，那时长到五岁了，还不能走路、不会说句囫圇话，饿得扒着窗户喊：“窝头！窝头！”妈妈只得把当干粮的窝头，掰下半拉塞到孩子手里，含泪去上工。

解放初期，老舍为编《龙须沟》剧本，先后五次来到这个大杂院。有一天，刚下过雨，季敏正在院里往外舀着没膝深的臭水，老舍来了。老舍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小春。老舍说：“瞧你活蹦乱跳的，干脆叫小姐吧！”老舍又找她疯疯癫癫的舅舅拉家常。后来，老舍编写《龙须沟》时，季敏就成了“小姐”的模特儿，她舅舅成了“程疯子”的模特儿。

.....

季敏勒住回忆的缰绳，指着她弟弟感慨地说：“那时连做梦也想不到，这孩子现在能画出这样好的《百马图》。您该到早先龙须沟的地方去看看，龙须沟翻了身，臭沟沿上的人也都变了样啦！”

一个星期天，我来到当年的龙须沟。地下的污水管道已代替了明沟，上面沿天坛北墙修起了柏油马路。在路旁绿树掩映中，商店林立。当年的臭沟，今已盖起了六十多栋楼房，如果不是墙上留有“龙须沟北里”的字迹，谁能想到这就是过去破烂不堪的龙须沟呢！听说这里的街名已经两次变更：楼房建起后，由西向东分别叫“更生街”、“翻身街”和“思甜街”；现在改叫“金鱼池”了。“程疯子”梦寐以求的“沟不臭，水又清，国泰民安享太平”，现在早已成为现实了！

旧社会那些臭沟沿上的“低贱人”，如今也当家做了主人：过去在天桥地摊耍杂技的杨振林，“三九”寒天光着脊梁翻跟头、走钢丝、给人们作揖要小钱，现在成了“杂技世家”的师

傅，他的十几个儿女、儿媳、女婿、孙子孙女，已先后去过三十多个国家访问表演。徐世英在旧社会，夏天养金鱼，冬天干杂活，现在成了“鱼把式”，还编写了一本书——《金鱼》……

在金鱼池东街十四楼六号，我访问了牟庆增。他现在北京市花木公司当“鱼把式”，还被选为崇文区政协委员。他虽年过花甲，满头霜发，但腰板硬朗，脸色红里透紫，跟我握手时，还挺有劲呢。

牟师傅住着楼上的三间房，家里的“现代化”玩艺已经配了套。我坐定后便问：“听说，您是‘金鱼世家’？”牟师傅缓缓地说：“听长辈人讲，我们家从明朝起就养小金鱼。那时这一带尽是鱼坑，有一亩地大的，也有两三亩大的。在旧社会，每年腊月二十三‘祭灶’之后，我们养鱼的都得往官里进贡一千条金鱼，不但不给分文，还得搭上十两银子。”

我奇怪地问：“那为什么？”牟师傅愤愤地说：“进贡的金鱼，有人验收。万一挑出不合格的，打个欺君之罪，就得遭殃。这十两银子，就是贿赂管验收的。”

“我从十四岁起，就挑担子走街串巷卖小金鱼。那时吆喝一天也挣不了两斤杂合面钱。碰上地痞、流氓、国民党的伤兵，抓了金鱼，你若要钱，伸手便打你个鼻青脸肿，有时连鱼挑子也给砸了。

“在外面受气，回到家也受罪。”牟师傅接着说：“龙须沟滋生的蚊子、蝇子，横冲直撞直碰脸，长尾巴蛆也从门缝、窗缝往屋里爬。一到夏秋天，每天扫地，一簸箕土里就有半簸箕蛆。老舍编《龙须沟》的戏时，采访过我三次，还让我吆喝怎么卖小金鱼呢！”

牟师傅坐在沙发上，望着满屋漂亮的家具和“现代化”设